

余光中的翻译活动

■许 钧

当代著名文学家余光中先生与世长辞,给后人留下无尽遗憾。余光中的诗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灵魂,激发了无数后辈诗人的创作灵感。他不啻一位文艺缪斯,但他又是一位缪斯,是沟通东西文化的赫尔墨斯。他在自己翻译、诗歌、散文、评论的“四度”创作中,更将翻译放在了最先的位置。

余光中的翻译活动,几乎始于他诗歌创作的同一时期。早在金陵大学攻读外文系时,刚上大一的他就已尝试翻译拜伦、雪莱等诗人的诗歌,也尝试过戏剧、小说的翻译。他在大学期间翻译的海明威《老人和大海》(即《老人与海》),是这部小说最早的一个中译文。这个译本,被导师看后赞许不已,同意他以译文代替毕业论文。之后几十年,他翻译了海明威、麦尔维尔、王尔德等名家的作品,累计译作近二十部,涉及小说、诗歌、戏剧、传记等多种文类。在从事外译中的同时,他也曾将一些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很多年前,就已承担起对外传播中国文学的使命。

余光中精通汉英双语,翻译中又有明确的文体追求,因此译文不但忠

实原文,表达上更是臻于化境。他善于用优美规范的中文来表达,力避写出“翻译体”译文,戕害中文。为防止落入“诗人译诗”的圈套,又注意自我克制,防止将一切诗歌都简化成自我的风格,于翻译中根据不同的文体要求与原语特点,选择不同色彩的语言,创造出许多典范译例。例如英国诗人萨松的诗句“*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由他翻译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被无数读者津津乐道。这些生花译笔当然有妙手偶得的成分,但更多是不断思索推敲的结果。余光中对待翻译非常严肃郑重,这从译文的前言后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文字既是对所译文本的研究,也是对翻译过程和经验的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他仿佛要践行自己向广大译者提出的要求:译者一要精通原文和译文两国语言文字,二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必要时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三要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余光中虽未写过翻译学理论专著,但他的翻译思考,却贯穿翻译实践的始终。几十年中,他一直做翻译、教翻译,主持翻译比赛,为比赛写评语。在实践之余,写就了《翻译和创作》《变通的艺术》《翻译乃大道》等论翻译的名篇,这些文章尽管篇幅短小、语言平实,其中的见解却精

辟深邃。特别是他写于1969年的《翻译和创作》,写于1973年的《变通的艺术》,已经提到了翻译创造性、译者主体性等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而那—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翻译学还没有确立。由此可见他翻译思想的超前性,其观点今天看来都还没有过时。

他坚定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至少是“有限的创作”,反对将翻译等同于翻字典的偏见。在《翻译和创作》一文中,他指出:“流行的观念,总以为所谓翻译也者,不过是逐字逐词的换成另一种文字,就像像电文的密码一般;不然就像演算代数。如果翻译真像那么科学化,则一部详尽的外文字典就可以取代一位翻译家了。可是翻译,我是指文学性质的,尤其是诗的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在他看来,翻译活动与创作活动的心智颇为相似,甚至更为复杂,因为翻译不仅要像创作那样,将经验转化成文字,还要顾及记录原作者经验的原文,实在“是一种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种很难的艺术”(《翻译与批评》)。

余光中也认识到,翻译是“有限的创作”,原文语言限制着译者进行随心所欲的发挥,所以他又将这“有限的创作”称作“变通的艺术”。对于

这种艺术,他在《变通的艺术》一文中如此解释:“‘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诗人吉普林早就说过。很少人相信他这句话,至少做翻译工作的人,不相信东方和西方不能在翻译里相遇。调侃翻译的妙语很多。有人说,‘翻译即叛逆。’有人说,‘翻译是出卖原诗。’有人说,‘翻译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我则认为,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譬如英文译成中文,既不许西风压倒东风,变成洋腔洋调的中文,也不许东风压倒西风,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则东西之间势必相互妥协,以求‘两全之计’。至于妥协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的修养了。”

这段话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翻译的一些基本特征:翻译是一种相遇、相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为相知,必尊重对方;为共存,必求“两全之计”,以妥协与变通,求得一桩美满婚姻。“变通”的艺术,蕴含了对翻译最深的理解,也蕴含了对译者最高的要求。由这种追求来看,他的翻译、诗歌、散文、评论,是一个活动的四个侧面。他并不是人们所说“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艺术上的妻子”,只有一位,那就是美。

■陈占敏

在译介到中国来的美国作家中,威拉·凯瑟不是中国读者太熟悉的,她自然远远不及福克纳、海明威,她也不及后来也获得过那个大奖的托妮·莫里森。然而,她实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她的美国拓荒时代的书写,对于新世纪向着未来荒原进发的中国读者,或许有一种“他山之玉”的意义;而对于中国作家,她抒情的小说写法,则别是一面借镜。

威拉·凯瑟在美国作家中,是以长篇小说名世的。可是她的短篇也值得重视,《一场瓦格纳音乐会》饱满丰沛,不吝抒情的笔墨,尽情挥洒,在长篇中,她便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舞台,可以广袖舒放,摇曳生姿了。《啊!拓荒者》诗意的抒写,有时候会让人忘记了是在读一部小说,而是在读一首长诗——好的小说就是要有诗情的流泻,像绵绵群山中穿山奔流的清泉,有了这山泉流,便有了灵动,有了生气,群山不再是沉沉的死寂的山岩了。威拉·凯瑟用诗意的笔抒情地写拓荒,写拓荒者的艰难奋斗,自有她的深意在。拓荒,为了生存;有了战争的影响,战争背景中的感受,那么,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残无人道,也就不言而喻了。

作家是否上过战场,并不能决定作家对战争的叙事方式,有一些根本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的人,写起战争来下笔更狠,那真是笔笔见红,好像他亲手杀过人一样。托尔斯泰是上过战场的,可是他写战争,却故意地写血淋淋的厮杀厮杀避开了。威拉·凯瑟是没有上过战场的,她即便有过上战场打仗的经历,她也会把战场上的杀人避开吧。威拉·凯瑟绝不是以残酷取胜与人斗狠的作家,她抒情的笔墨不会用来写刺刀见红。在《云雀之歌》临近终篇的时候,她写道:“艺术上的成长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如说是一种真实感的提炼。愚蠢的人以为要真实很容易;只有艺术家,而且是杰出艺术家,才知道那有多么难。”威拉·凯瑟正是在强调这样的道理吧:真实并不是生活的复制,复制生活容易,而艺术地呈现生活,那就难了。《云雀之歌》是关于歌唱、关于艺术、关于爱情的故事,威拉·凯瑟抒情的写法,找到了她更加可以自由出入的天地,一展才华。

其实,生活本身又哪里只是柴米油盐呢?在柴米油盐之外,还有遥远的两心相知,隔海的儿女情长;那两心相知的碰撞交融,那儿女情长的牵念叮咛,就是生活的诗意的呈现;是艺术,它就不再是生活一成不变的样子了。不能用真实不真实那样简单的法则,作为艺术的准则,艺术的呈现经过了作者心灵的冶炼,已经由矿石变成了黄金,黄金的灼灼灿亮,就是艺术的诗意图光。它让人在阅读欣赏中领略到的,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枯燥乏味的样子了。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那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某个高地农场,有人把一架犁竖着留在了地头。残阳正巧慢慢沉到它的后面。被平射的余晖通过距离的作用而放大,那架犁衬着斜阳显得非常醒目,而且刚好嵌在那圆盘之中;犁把、犁托、犁铧——黑黑的剪影衬着熔岩

当时空中没有一丝云,夕阳在金黄而明净的两天往下坠落。当红轮的底边刚刚触到那片衬着地平线的隆起的田野之时,一个巨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落日的表面。我们都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黑影。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那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某个高地农场,有人把一架犁竖着留在了地头。残阳正巧慢慢沉到它的后面。被平射的余晖通过距离的作用而放大,那架犁衬着斜阳显得非常醒目,而且刚好嵌在那圆盘之中;犁把、犁托、犁铧——黑黑的剪影衬着熔岩

《黄河文学》2018年第1期目录

一频道
打捞乡愁的团队 /郭文斌
湘潭看莲 /王巨才
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
聆听李伟友 /韩小葱
蟹语 /冯秋子
玄鸟 /格致
读书笔记
谈谈抄抄(之一) /白草
读《住乡愁》
琅琊镇——家国两相依 /王晓宇(编导)
嵩口古镇——急公好义 /张曙闻(编导)
宁夏之美
人间清欢 /王国强
车到了这里便没有了愁 /周成慧
小说
少年追风(短篇) /陶丽群
行走的稻草人(短篇) /唐小女
雪花来敲门(短篇) /柳小霞

闲人二题(短篇) /安 宁
年关慰问(短篇) /江长深
世相 (中篇) /董永红
大地之上(中篇) /惠 湖
域外
追踪大灰熊
【美国】埃诺斯·米尔斯 著 董稚平 译



邮发代号:74—27;订阅:全国各地邮政局(所);也可编辑部邮购。定价:每本8元,全年96元。投稿邮箱:hhwxsg@163.com;小说jhhwxsw@163.com(散文)hhwxsg@163.com(诗歌、评论)电话:0951—6888593 6888599 5129960地址:750011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98号银川文化艺术中心东三楼

文学述评怎样写

■段崇轩

每到岁尾年头之际,就会有许多的文学述评一涌而出,在报纸、刊物发表,总结、评析一年来各种文学门类的态势、发展。这样的文章,作家、评论家乃至普通读者都喜欢看。我也会特地搜罗、翻看一番,了解一下这一年有哪些重要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变化?琢磨一下这些述评有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和写作技巧?但结果往往不能满足或者满意。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我沉浸短篇小说研究多年,跟踪短篇小说步履,每年写一篇年度述评,已成为一项例行任务。但越写越觉得困难,文学述评应当怎样概括、解读林林总总的作家作品?文学述评是一种特别的批评文类,有哪些规律、特点和规则呢?成为常常思考、焦虑的问题。

我们司空见惯的文学述评,究竟应该怎样写?

文学述评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性,它既要有广度,又要有深度。它要“占有”尽可能多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资料,并坚持严格的批评标准,作出准确的判断;它要从批评对象中发现那种独有的思想艺术特点,并在文学发展、创作演变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坐标;它要在归纳创作的基础上,提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从而对未来的文学创作构想、展望。它还要努力融入批评家的感觉、感情、审美,让理性的述

评氤氲出一种诗意,使批评具有可读性和艺术性。这样的文学述评,确实比一般的作家作品论难写得多。当下的一些文学述评,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批评理性与批评感性处于失衡状态,难以做到水乳交融。譬如学院派批评家的述评文章,距离当下的作家作品、创作实际很远,在有限的文学事例土壤上,却建构起宏大精深理论框架来,感性与理性显得头重脚轻,让人读了既了解不到创作实际,又抓不住理性观点。譬如协会派批评家的述评文章,往往列举了大量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但总是就文论文,难以上升到思想理论的层面,感性体验取代了理性思考,使人读来陷入文学泥潭中,难以获得理性的烛照。倒是一些文学记者写的述评文章,虽然不够深刻严谨,但清晰、简洁、鲜活,受到各个层面读者的垂青。

我涉足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研究已经十余年。以2006年为起点,向后延伸到1949年,完成了六十余万字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向前一直跟踪每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写了12年短篇小说年度述评。深刻感受到,写当下的、流动的短篇小说述评,要比写历史的、积淀的短篇小说评论,困难、吃力许多。从2006年开始,我把阅读短篇小说,变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从中间观察社会、洞悉文坛、领悟艺术。每年阅读二三百篇,年底再集中细读其中的六七十个重点篇什,并作详细的读书笔记。在这个

基础上,再酝酿构思,确立提纲,然后写出万有余字的述评文章来。我知道这是一种笨办法,但乐在其中。

短篇小说是小说“家族”中的“骄子”,是整个文学中的“焦点”。透过它可以窥见文学的发展脉动,潜在问题以及未来走向。坦率说,我对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不乐观,而短篇小说一直处于消沉、滑坡之中。这种判断贯穿在我的文学述评中。2006年到2012年的短篇小说述评,我和众多评论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从整个文学发展中观察一种文体,历数众多作家作品,以肯定为主、批评为辅。从2013年到2016年,我不再满足从文学角度去评述,而力图从社会的、文化的、文学史的视野去观察解读每年的短篇小说态势。持续写作年度述评,需要从事文体和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到的主题思想;文章思路上也不能几年一贯制,总是乡村、城市、底层那一套,需要开拓思路形成新的结构框架。这些都是文学述评写作中的难点,也是挑战批评家的“关隘”。

文学述评作为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文类,应该说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早期就出现了。1935—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赵家璧主编,全书共10卷,每卷由著名作家、评论家任主编,并撰写导言。这些导言就是地地道道的文学述评,其影响大大超过了大系中的作品本

从《陈良运传》看个人史写作的意义

■陈 卫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知道,生命可以这么短,它完全不由你设计、想象,你也不能给它任何约束、打包。它要匆匆地走,你只能旁观、闪开。

在同龄人中,父亲离开得过早了些。他的新一轮写作计划刚刚展开。

父亲太着急,把自己当作一束火去燃烧,而不是一根根一线线地点燃。如果他还活着,我也许要跟他把这个话题探讨一下。

父亲离开后,我时有感到无人交流的困惑。以前父亲会跟我讲文坛,讲诗歌,那些诗人名字,在我听来都像家中老友。

父亲生前,我们曾一同参加学术会议,我极不愿意朋友把我和他放在一起说事,不愿意自己总是被父亲的朋友们当成未成年的小孩。现在,他离开了,我会主动告诉陌生的朋友,我父亲生前也研究诗歌,他写了《中国诗学体系论》。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女,也是诗歌联系起来的父女。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并没有教过我如何写诗,他也从不给我推荐诗歌。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懵懂懂懂进入诗歌圈:有一天,突然能看懂诗歌;有一天,突然觉得非要用诗行才能倾吐。小时候只是在翻

父亲书桌时,偷看他摆放在桌上的诗文,这就是我的诗歌启蒙。记得有一年清明,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沿街的白花,想起另一个世界中的父亲,当时掏出手帕就写:你在故乡,而我在天涯/你的种子在我体内/发芽,在手指尖喊。

我一直认为母亲不大懂诗。虽然她年轻时研究过李清照的词,自己也偶尔填词作旧体,写小说,但是她谨小慎微的性情,我一直不以为她懂诗。我曾建议她安度晚年,游山玩水,不要费时费力给父亲写传,因为父亲的生命,几乎就是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没想到谨小慎微的母亲固执地做了最大胆的决定,而且坚持了下来。两年后完成了继《活路》之后的第二部传记写作。

为了父亲这部传记,母亲赴父亲的老家采访当地人,发掘父亲遗留在老家的故事。她还想方设法寻找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见证人。然而,传记毕竟不同于虚构文学,它除了要求真实准确,还要有第一手材料。母亲在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把父亲的日记,书信翻出来。靠原始材料弥补了叙事方面的不足,展现了父亲与诗书和亲友为伴,在政治潮流与学术世界中度过的喜怒哀乐的一生。

如果你不想把它当成一部传记,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情书。一位在你身边的老人写给她天国爱人的情书。那里记录了他对诗歌,对

生命,对人世的最炽热的爱。他的爱中,有着她固执不变的爱。其实妈妈是承担个人史写作实验的最佳人选。她1964年毕业于中文系,有过小说、诗词作品发表。而且,妈妈个人经历丰富,属于有故事的人。她现在退休在家,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写作……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妈妈个人史写作的一个纸质成品。

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妈妈的个人史中出現了一些很宝贵的材料,可供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或是思想家、文学研究者去探究:1、景德镇20世纪30、40年代的商业社会。妈妈的外祖父是景德镇商会会长,老外祖父的发家史、颜料史料的一部分。2、景德镇的民俗艺术。在妈妈幼年的记忆中,写到景德镇的婚俗、烧天牢习俗等等。3、家族兴衰史与中国现代教育状况缩影。妈妈的父母两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景德镇两大家族。这两个家族的后代展现了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教育和各类职业的变迁史。与此相关,我们还可以看到20世纪50、60年代江西的大学和中学教育的一些情况。4、“文革”中的地方史。5、文人成长史。20世纪50、60年代,我爸爸是江西省的著名诗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文论界的后起之秀,知名学者。在妈妈的笔下,可

以看到爸爸作为中国当代一位具有典型特色的诗人与学者的转向及努力。还有意外的收获,是妈妈向读者奉献了多年来爸爸写给她的情诗。6、女性成长史。妈妈是共和国知识女性中的普通一员,七十年來,无论她在城市还是农村,在中学还是大学,她通过亲身经历把最真实的心理坦陈在我们面前。

是的,作为书写者的妈妈,她只是想写出她一辈子的所见所闻和所想,写她忘不了的童真、亲情、爱情、友谊,也有欢乐、痛苦、屈辱、悲伤和孤寂,感恩与祝福是妈妈常常流露的情怀。因此,她的文字中不免有时细腻,有时粗糙。我在阅读完妈妈整篇传记的时候,出于专业研究者而不是女儿的身份,对妈妈说:妈妈,你擅长写苦难。对于你经历过的苦难,也许沉淀多年,呼之欲出,你可以写得得心应手,写得感人,这的确是来自生活的提炼。可是写游记、写快乐的文章,你却只顾记下了具体的时间和众多的地名,记下一天天的流水账。

也许这是对妈妈的苛责。她将近70岁,酷暑之日还能坐在电脑边敲打着自己的心声,已是老人中不常见的人。

所以,我写下这些文字,想为妈妈的个人史做点说明。不论是夸奖还是出于专业的看法,都请妈妈包涵。